

乐游鄯善②

柳中古城:

连接中原与西域的“咽喉”重镇

■文/图 本报记者 王靖

“楚水秦川过几重，柳中城里遇春风。花凝红杏胭脂浅，酒压葡萄琥珀浓。古塞老山晴见雪，孤村僧舍暮闻钟。羌酋举首遵声教，万国车书一大同。”

明永乐十二年(1414年)二月二十五日，鲁陈(明代柳中城的称呼)来了一队从北京出使西域的使团，这支风尘仆仆的使团以吏部员外郎陈诚等人为首，任务是护送西域哈烈、撒马尔罕、火州、鲁陈等地使者回归属地。

这个使团自前一年的九月从北京出发，穿越苍凉戈壁，经历高温、干旱、风沙等诸多考验，足足走了五个多月才来到鲁陈。次年十月，使团返京后，陈诚把沿途见闻详细记录下来，汇编成书，其中有对鲁陈的记载：“鲁陈，古之柳中县地，在火州之东，去哈密千余里……”除了叙述严谨的志书，陈诚也留下了本文开头的诗歌吟咏，这是文史资料对柳中城最生动的描述，从中可窥陈诚当时愉悦放松的心情，以及柳中城塞外江南般的生机。

文中这座诗意浓浓的城池，位于今鄯善县鲁克沁镇西面。梳理柳中城的发展脉络，有几个重要节点：建于西汉，显于东汉，唐代置县，盛于明清。

据《历史上的鄯善》记载，柳中城建于西汉末年，但具体年代不详。从东汉明帝开始，“柳中”这个名字在史书中频频出现，意味着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。其实从诞生之日起，柳中城扮演的角色就非常明确：中国历代王朝经营管理西域的重要基地。

西汉之所以选择柳中作为抗击匈奴的“桥头堡”之一，在于其当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，以柳中为基地，可西接高昌，东南连敦煌，北穿东天山峡谷，还可进入准噶尔盆地南沿。此外，柳中是物产丰富的绿洲，北有二塘沟、西有吐峪沟两条水系，水量充沛，有利于屯田，储备军粮。因此，只有在“咽喉”重镇柳中站稳脚跟，才能确保中原与西域畅通无阻。

公元1世纪70年代后，东汉王朝重建西域都护及戊、己两校尉三个高级军政建置，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，驻守高昌(今吐鲁番市)；司马耿恭为戊校尉，驻守金蒲城(今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)；关宠为己校尉，驻守柳中城。戊、己两校尉分列天山南北，共同拱卫西域都护，三地形成“铁三角”，相互呼应，柳中城遂成东汉王朝在西域军事活动的中心之一。

在其后四五十年里，东汉王朝在西域与匈奴发生了三次激烈战争，在第一次争夺战中，柳中城是己校尉关宠的治所，在第三次争夺战中，柳中城是西域长史班勇(班超之子)的治所。三次战争有两次围绕柳中城展开，并且柳中城一度是西域长史治所，其战略地位可见一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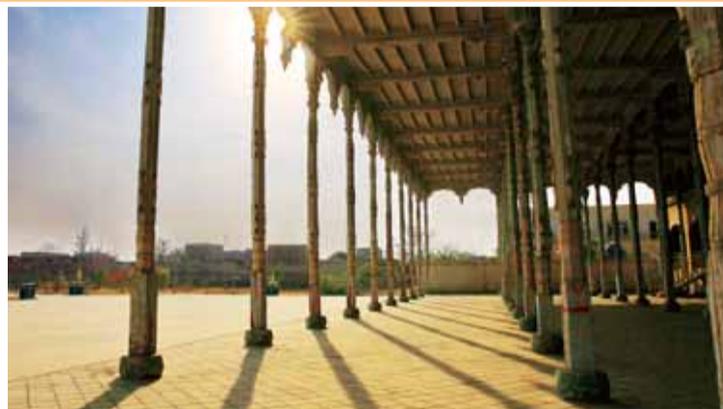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第一次争夺战关宠力战而殁是一曲浴血悲歌，那么第三次争夺战班勇力挽狂澜则是一曲铁血壮歌。从公元123年到公元127年，以柳中城为基地，西域长史班勇率军不仅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车师前后部，而且还于顺帝永建二年(公元127年)收复焉耆、龟兹、疏勒等绿洲城邦，驱逐匈奴，西域重归东汉统辖，开创了与父亲班超交相辉映的功业。

至唐代，柳中置县，肩负了军事之外的行政职能，规模也进一步扩大。清代，柳中城还是额敏和卓王府所在地，是吐鲁番绿洲东部最主要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一时风光无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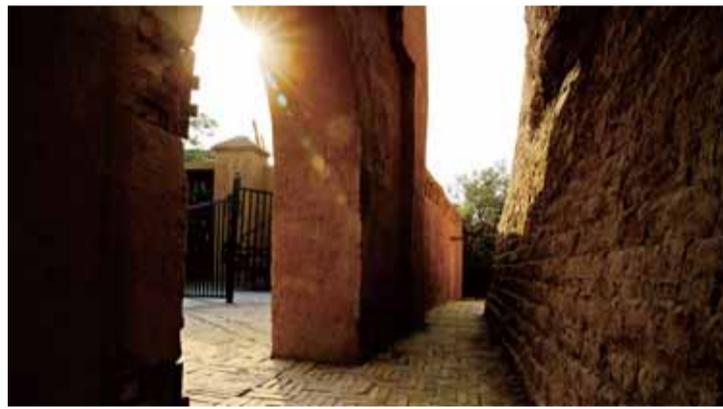
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铮鸣，湮没了黄尘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。城市命运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，历史选择了柳中城，它便“披挂上阵”；历史忽略了柳中城，它就“退隐”江湖。今天的柳中古城，“隐匿”于一片民居之中，不复当年风采。古城遗迹平面呈长方形，南北长约400米，东西宽约1000米，周长长约3000米，古城西南角保存最为完好，城墙高约12米，底基宽5—8米不等。

古城虽成遗迹，精神代代相传——在鲁克沁的空气里，依然有关宠宁死不屈的气节，有班勇收复山河的壮志。褪去“军事重镇”色彩的柳中城，也发展成为经济重镇，鲁克沁镇不仅传统瓜果飘香依旧，现代产业也是生龙活虎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在硝烟弥漫的历史舞台上，柳中古城从“主角”到“群演”固然是一种遗憾，但对百姓而言，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

柳中城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

古城内的十二木卡姆传承基地



柳中古城曾有过高光时刻



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墙

WM 文明旅游

小贴士

柳中古城目前处于保护状态，需向文管部门申请方能入内参观。



残存的古城遗迹



柳中古城全貌



扫码阅读更多